

介紹

「三十三年落花夢」

謝成約

著者：宮崎滔天
譯者：宋越倫
出版：中華書局

中西文明的交通自鴉片戰爭後表露出嚴重的矛盾與不適調。雖然，康熙年間以祀孔祭祖問題禁止外人傳教，已肇始這一衝突，但是，中國知識份子認真去思索、企圖解決這一問題是一八四二年以後的事。

中國的知識份子兼具傳統的「天下皆吾儒份內事，吾儒不任事，其誰任事」的觀念，嘗試以各種努力來尋求消抵西方文明的壓力。這段過程包括同、光年間的洋務運動，光緒二十四年的變法，及其後的立憲運動。正如梁任公所說的，這種推進是「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」，然後「從制度上感覺不足」，最後「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」的逐層發展。但這努力的結果在滿清守舊派的眼中竟成為「保中國不保大清」的狹隘觀念，而各項努力乃逐一冰釋，「戊戌六君子」更以鮮血澆溉維新之花。

甲午戰爭，當中日兩國各以三十年西化的努力互相拼鬥，而勝負已決之後，中國的有志之士也開始了二條殊途同歸的救國方向。一條是光緒二十一年由康有為聯合一千二百名舉人的所謂「公車上書」而開始的維新運動。另一條是孫中山先生組織興中會，決計推翻腐朽的異族政權，效洪秀全之宏志，再造中華。無論是維新派或革命黨，外人與這二股力量都有頻繁的接觸。康梁百日維新失敗，就是托庇英、日的救援方能免遭厄運。而革命運動更因種種因素與外人、尤其是日本人具有密切的來往。

日本，就地理環境、文化背景，較之任何西方國家都與中國更具切近的關係，加以甲午戰後，中國士大夫對日本的維新成功充滿了神秘與好奇感，因此，自一八九九年起有首批留日官費士官學生，其後二、三年間，留日學生達數千人之衆，一九〇五年，全國十八行省除了甘肅省外，均有學生留學日本。這些年青人在思想、學問和操守上都異於滿清官僚，正是革命活動最需要的生力軍，因此，反滿活動在日本進行得如火如荼。

日本對中國的野心有其歷史的淵源，中國社會的混亂正促成日本人的積極的活動，因之，在革命團體中，日本人的活動就顯得相當活躍。其份子的動機是相當複雜的，其中有的是軍隊的偵探，外務省的情報員，記者或理想家。「他們的思想、背景及目的不但各不相同，而且只有豎的聯絡，而無橫的關係」。人數就可靠資料的統計達二百八十三人。在革命團體中，具有相當微妙的地位。

以上這段是在介紹「三十三年落花夢」前對日本人與革命運動的簡單敘述，因為宮崎滔天也是這二百多人中的一份子。

宮崎滔天，本名寅藏，一八七〇年生於日本熊本縣，歿於一九二二年，寫本書時年三十三歲。同胞有十一人，滔天居末，長兄眞鄉於明治初年提倡自由民權，明治十年西南之役軍敗殉難，時寅藏八歲。日後其同胞相繼夭折，僅餘二兄二姊。大兄民藏，有志於土地改革，二兄彌藏對中國革命具有相當的認識與興趣。這樣的家庭背景對宮崎寅藏的思想、行爲具有相當的影響，尤其是二兄彌藏，宮崎滔天的中國印象及理想可以說是二兄給他的啓發。

「而今黃種全體運命之歧路，實懸於中國之興亡與盛衰，中國目前雖甚衰弱，但地廣人衆，如能一掃弊政，統一駕馭，不僅黃種人的權利得以恢復，又可以之號令宇內，行其道於萬邦。」（頁二十二）

這是滔天最初對中國的印象，而其對中國革命的理想是出自這種對「黃種全體運命」的關懷，絕不同於一般日本浪人之野心企圖。這種關心乃是與國父終生情誼的關鍵原因。

「落花夢」的描述至一九〇二年止。就中國革命史時間而言，這段歷史只包括廣州和惠州二次戰役，就意義而言，却是中國革命由逆境轉入順境否極泰來

的轉機。因為義和團之亂（一九〇〇年）使中國士大夫認清清廷的手段轉而同情革命，因此滔天的「落花夢」對這段逆境歷史的記載是很珍貴的。

一八九七年，孫中山先生於倫敦脫難後轉到日本，就在此時宮崎見到了這位中國的革命領袖。

「翌晨一早起身，趕往陳少白君之寓所，再度與伶俐懂事的下女相見，問其此人的情形如何？下女說此人尚在睡覺，是否須將其叫醒？我即加制止，於是就在庭前徘徊，以待其人醒來，正當我陷入沉思之際，突然聽到開窗之聲，舉頭觀看，見有着睡衣的紳士，探頭下視，見到我就點首為禮，以英語請我進內，……渠既未漱口，亦未洗臉，完全是起身未久的情況，我對其態度如此隨便，不免吃驚，且對其有一種輕躁的感覺。」（頁一〇七）

滔天對孫先生的第一印象如此，因而懷疑他是否能「擔負四百州而舉大事？」，但是一經談論，印象竟完全改變。

「至此我不禁羞愧不安，暗自懺悔，我雖具二十世紀之思想而仍不脫東洋的舊套，每喜以外貌論人，因此之故，豈能不自誤誤人？如孫逸仙者，實已至純

樸天真之境，彼其思想何其高尚？彼其識見何其卓拔？又彼其抱負何其遠大？彼其意念何其切實？在我國人士中，能如彼者果有幾人？是誠東亞之瑰寶，我於此時已以此心相許。」（頁一一。）

由於滔天的理想在以中國之復興來拯救全體黃種人之命運，因此，對於有助於其目的之各種團體都盡量的接觸。當康有為維新失敗暫棲香港時，亦由滔天之運動而轉赴日本，並力促孫康二黨合作，但因康之堅持已見而歸失敗。滔天對康有為亦有相當客觀之批評。

「康之為人，就其個人言，原無超衆之處，此實由於其度量之狹隘，見識之未成熟，經驗之不足所致。」（頁一二九）

「落花夢」中有一段很珍貴的史實，即哥老會、三合會及興中會三會之聯合。

興中會早期之活動以華僑及會黨為主要目標。中國境內因風氣蔽塞，知識份子對清廷仍存有改革的幻想，加以意識型態上的拘範，對革命的觀念不易接受，惟有海外華僑和秘密社會人物較能超脫腐朽的忠君觀念，而且秘密社會的組織在有清一朝具有相當的力

量，如果能加以吸收，不難再造洪楊二次革命，這是早期革命活動的基本方向。因此，對會黨的吸收是汲汲於途的。孫中山先生於一九〇五年在檀島加入洪門，受封爲「紅棍」，也是基於這一心理。

根據「落花夢」所記這次集會計有哥老會代表七人，三合會代表二人，與中會三人參加，會中選孫中山先生爲統領，改會名爲××堂興漢會。（頁一四七）在一般革命史的記載中，關於這一段集會略有記載，但不如「落花夢」詳細，而且均不提及改會名之事。事實上，這次集會相當重要，它意味着中國革命力量已由華南的秘密社會延展到華中一帶，革命情勢已逐漸發展起來。

「落花夢」只記到一九〇二年止，未能再進一步將革命的發展繼續描述，是一件很可惜的事。因爲宮崎與國父的關係非比尋常，如果以滔天的坦率直筆繼續爲之，則中國革命的真相必將有更詳細的全貌。

宮崎滔天是一理想充溢之人物，並秉承武士道的家風，因此落筆豪爽灑脫，連兒女私情，涓涓細事，所謂「不足爲外人道也」的事也一併托出。「唯眞名士能風流」，讀其文如見其人矣。

書評書目音樂叢書

搖滾樂

定價：40元
邱義仁・田正仁 合譯

鄉村音樂

定價：55元
楊嘉 譯

美國的民歌

定價：50元
陳以正 著